



读史
察机
品人


风雨飘摇政坛官场那些事
诸事不利怎赢得乾坤挪移
从文臣到大帅的神奇转变

汪衍振 著

大象无形 曾国藩

从
笔杆子到
刀把子

曾 — 国 — 藩 — 湖 — 南 — 练 — 勇 — 记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大象无形 曾國藩

从笔杆子到
刀把子

汪衍振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象无形曾国藩：曾国藩湖南练勇记/汪衍振著.

—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1.11

ISBN 978-7-80250-448-6

I. ①大…

II. ①汪…

III. ①曾国藩(1811~1872) —生平事迹

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1499 号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电 话：64924716（发行部） 64963101（邮 购）

64924880（总编室） 64963107（一编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26.5 印张

字 数 500 千字

定 价 43.00 元 ISBN 978-7-80250-448-6/K·132

第一篇 乱世母丧 心路彷徨

第一章 曾国藩的奔丧路 003

清制，父母亡歿官员须马上交卸公务回籍守孝，此谓丁忧。曾国藩因母丧的第一次丁忧发生在 1852 年，是为清咸丰二年。奔丧的路，自然怆痛而焦虑。更有一种强大的外力在扰动着他的心、障碍着他奔丧的路——太平天国起义把整个大清朝廷都搅得通天寒彻。

第二章 大战笼罩下的简葬 015

长沙城外，激战正酣。长沙城内，七八个朝廷大员还在玩心眼儿。“今亮”左宗棠来了，虽缓解了危局，但整个湖南官绅士人，依旧人心惶惶。这时，曾国

藩赶回了湖南湘阴荷叶塘白杨坪的老家。他说服家人不再顾及身份，简葬亡母。

第三章 左宗棠在湖南的分量 025

曾国藩会写文章、左宗棠通晓军事，至少，左宗棠自己这么看。入幕湖南巡抚衙门并为巡抚张亮基所倚重，使两次会试不中的左宗棠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和舞台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成就如此局面的重要推手，竟然是与自己私交甚笃，而又为自己不太瞧得上的曾国藩。

第四章 家事、政事、国事，事事纷扰 035

对内，他严律族亲好友一件乱规矩的事也不许做；对外，他顶着雷替地方官出主意一次砍了五十四颗人头——如此行事乖张的曾国藩，真个让人看不明白。莫非丧母之痛让这位出了名的大孝子患了失心疯？

第五章 朝廷终于想起丁忧曾侍郎 047

这边，咸丰帝刚熔了祖宗留下的金钟以解燃眉之急；那边，太平军猛攻长沙后，挥师湖北直取武昌。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眼看大清国的粮仓尽遭兵燹却无兵可调，咸丰终于想起湖南地界还有一个丁忧侍郎曾国藩。于是，一道上谕发到湖南巡抚衙门……

第六章 立功乎守制乎，曾国藩难下决断 056

丁忧期被重新委以官职称“夺情起复”，在那个时代意味着特殊的恩典与器重。严格说，许曾国藩办理湖南团练并不算“起复”。即便如此，曾家的族亲好友还是乐翻了。可是，曾国藩却陷入了空前的犹豫，他担心办不好这件麻烦的差事，还污损了士大夫的清名。此当儿，太平军攻陷了武昌。

第七章 曾国藩有个朋友郭嵩焘 063

无把握立功名于乱世，亦可守住士大夫的本分——本来，曾国藩已打定主意。可是，郭嵩焘的一席话，却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。是郭嵩焘口灿莲花直说得顽石点头？“雀之为雀，遇狂风必息翅；鹏之为鹏，逢乱世有作为。”这两句没有来由的话，似乎正在印证着什么……

第二篇 团练初办 万事纷扰

第八章 乱！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 077

京城，咸丰一心指望挤在长沙的朝廷大员们收复武昌，而这些人除了报花账从朝廷弄银子，就是满官与汉官间的比心眼儿、比算计。就在太平军主动放弃武昌沿长江南下直取金陵的当口儿，军机大臣祁寯藻参曾国藩的折子，摆到了咸丰的御案，湘乡死刑案直达天听。

第九章 团练大臣初到省城长沙 087

行事低调、自降规格、严守朝廷法度，却拉住湖南巡抚张亮基借钱要枪，团练大臣曾国藩初到长沙的范儿，很有些出乎官场人等的意料。但是说到底，从张亮基到好友左宗棠甚至曾国藩自己，都对办团练这件麻烦差事心中没底。

第十章 曾国藩初识“心力劳苦” 096

办团练是硬生生要造出一个场面来，这种功夫，做京官、当侍郎的那点儿历练远远不够。用人、筹款、募勇甚至坐轿、吃饭，曾国藩都深深体会到什么叫“心力劳苦”。但更让他担心的，是满族大员对他这位汉员团练大臣处处的不买账。

第十一章 曾国藩要做“曾剃头” 109

筹款、拉来满官塔齐布做湘勇教习、与江忠源讨论如何才能把湘勇练成一支劲旅，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为日后的湘军布局。另外，他也做好了准备，抛弃做官的名声甚至不顾儒者奉之千年的民本思想，自动自发地要做“曾剃头”。

第十二章 赏兵部侍郎衔：曾国藩恢复了官身 120

“曾剃头”的恶名居然传到了咸丰的耳中，可是，咸丰不但没有追究曾国藩干涉地方、草菅人命的责任，反而下旨赏兵部侍郎衔。这是特殊的“圣眷”吗？它能成为曾国藩的护身符吗？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后首赴衡州，竟然给自己险些埋下杀身之祸。

第十三章 曾国藩的胆气和运气 131

曾国藩够有胆气，竟然斩了三品顶戴官员的头；也够有运气，杜受田的死居

然能救曾国藩的命。可是俗话说有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曾国藩与包括满汉官员在内的整个湖南官场的梁子，是彻底结下了。

第十四章 打仗两件事：要死人，要花钱 138

湘勇打了与太平军的第一仗，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“惨胜”，曾国藩认为这是赔本赚吆喝，这种仗自己打不起。可赔本的事远不止这一件。令曾国藩更心痛的，是弟弟曾国潢居然成了白吃军费的“老虎”，而自己又必须“打虎”……

第十五章 曾国藩的失与得 148

丢了兵部侍郎的赏衔，把弟弟曾国潢打得皮开肉绽赶出军营，这些都是曾国藩的“失”；塔齐布终于为己所用，还有勇将鲍超来投，这些又是曾国藩的“得”。尤其是重用塔齐布这招棋，更是深得“小亮”刘蓉的赞赏，他一语双关地夸曾国藩“长棋”了。

第十六章 曾国藩棋高一招要办水军 156

说话狠巴巴的，总摆出一副“剃头”的架势——左宗棠发现老友曾国藩变了，变得令自己看不懂。曾国藩要把湘勇练成劲旅，不光是规模，更要练成一支足以与太平军争锋的水军。他这种从“笔杆子”到“刀把子”的转变，不光当时人看不懂，后人也未必读得透。

第三篇 挑战官场 屡败屡战

第十七章 湖南官场竟成曾国藩头号敌人 167

归途遇袭，幸好有惊无险。拿住蒙面刺客一审，居然是长沙城中绿营官军透出的消息，曾国藩将信将疑。正在此时，长沙城中又发生了官军殴打湘勇事件。曾国藩渐渐发现，似乎整个湖南官场正在成为自己的头号敌人。

第十八章 曾国藩率湘勇出走岳州 176

虽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，可清军还是无力反攻湖北，甚至连地处要冲的岳州也拱手让出。曾国藩决定冒险，他要借收复岳州之机把湘勇带离待不下去的省城长沙，到岳州打开新局面。阴错阳差，两千湘勇居然在万余太平军眼皮下的岳州站住了脚。

第十九章 初到岳州的日子 186

岳州真是湘勇的福地。这里不但曾国藩可以自己说了算，居然还从教堂的暗室中得到了大量金银和威力巨大的后膛炮。这一切，在曾国藩说来似乎是命中注定。这段如同芝麻开门般的往事，的确有些神奇……

第二十章 时局如此，官场如此，曾国藩全力周旋 195

虽然可以计退太平军，曾国藩却不得不直面来自官场内部的新一轮压力。这不，长沙发审局居然让人给砸了，谁有这么大胆？挖出个“通匪”的杨时潮，谁知他竟然与藩台徐有壬沾亲，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发审局的大堂上。曾国藩与湖南官员的梁子是结定了。

第二十一章 布局：高手也有百密一疏时 207

移师衡州练水军、除去绿营副将清德、密保自己信任的塔齐布署理副将，可谓一箭三雕，曾国藩要为自己再斗湖南官场布局——这位围棋高手对此一点也不陌生，反而有几分自得。可是百密一疏，这道如此机密的折子，居然被最不该看到的人看到了……

第二十二章 交锋：煮熟的鸭子也会飞 214

坐实李都司的罪行，曾国藩又请出王命要杀人——这盘棋布局老到、中盘有力、进入官子看看就要赢了，不想还是打了勺子——押送法场的李都司被蒙面人劫走。红了眼的曾国藩准备鲍起豹、清德一起参，却被骆秉章的几句“明白话”，说得没了劲头。

第四篇 再斗绿营 胜耶负耶

第二十三章 湘勇出省作战：挑战乎机遇乎 235

南昌危急，绿营军不愿出省作战，看来这救援南昌的重任，只有落到创办不久、更无野战经验的湘勇身上。曾国藩决定知难而上，借朝廷倚重之机，把想要而平时要不到的东西都要到手。那边厢，朝廷并没有支持曾国藩办水军的提议，却把这件事交给了并不想办水军的湖广总督张亮基。

第二十四章 这边曾国藩问案衡山县，那边朝廷撸了清德的官 247

“摆平”衡山县令王睿，加上斩杀罪犯李都司这个意外收获，看来，衡州要成为湘勇发展的重要根据地。就在此时，咸丰的一道圣旨降到长沙城，准曾国藩办水军、准湘勇移驻衡州、准塔齐布署理副将、准德革职拿问——曾国藩想要的都要到了，可是，与湖南官场的矛盾也因之而彻底公开。

第二十五章 清德折了，还有鲍起豹 261

该要的，曾国藩都要到了手，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——出省作战的湘勇进军受阻，难以按期抵达南昌；更险的是，一场将塔齐布、曾国藩一同除掉的阴谋，已在提督鲍起豹的后花园中酝酿成型——曾国藩仕途中的第一场杀身之祸，竟是起自湖南官场。

第二十六章 曾国藩再赴衡州的真用意 274

此时曾国藩心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草创于衡州的湘勇水军。“长龙”下水，他在露出少有的开心之余，还惦记着更快的洋船。他没有想到也没有注意到的是，湘勇元老和最重要的营官之一王鑫已对自己心生怨怼。

第二十七章 杀身之祸竟起绿营 287

曾国藩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，并没能拉住王鑫与自己渐行渐远的心。星夜赶回长沙，曾国藩虽然截住了饷银，但也使自己身陷风暴眼——绿营哗变这场迟早要来的风暴现在终于来了。曾国藩好不容易翻过围墙，落荒而逃。

第二十八章 官军的哗变终于发生了 300

这场发生在长沙城中的兵变，似乎有着太多的巧合：闹肚子上厕所救了塔齐布一命，无意间撒下的干草竟然把曾国藩遮了个严严实实，枣红战马居然能救主报信……再看鲍起豹事后一番“士兵闹事”的说辞，使这场真实发生的哗变，倒真像一场满是悬念的“罗生门”。

第二十九章 曾国藩要“跑赢大盘” 310

曾国藩要让这场哗变成为自己与湖南官场博弈的拐点——走势线由阴转阳，自己在湖南的局面就算打开了；而一路阴下去，自己要考虑的更可能是回湘乡老家守制。时值两湖官场格局大变，曾国藩要抢先一步坐实哗变案，使自己“跑赢大盘”。

第三十章 终于，曾国藩办成了一桩铁案 320

“蚊虫过年”，曾国藩用另类酷刑撬开哗变军官的嘴，于是，一串绿营高级军官被一个个供了出来。曾国藩终于办成了一桩铁案，可却决定再一次放过鲍起豹。他越来越感觉到，自己已触到清廷官场博弈的底线，这是一条自己绝不能跨越的成败线、生死线。

第五篇 风雨如晦 湘勇成军

第三十一章 江西、安徽、湖北，大清国危局重现 339

吕贤基、蒋文庆战歿；张亮基大败于田家镇，武昌再次岌岌可危。比形势更危的是朝廷已无人可用，咸丰破天荒地想把拯救江西、安徽、湖北危局的重任，放在办团练起家的汉员江忠源和曾国藩身上。王鑫，这位湘勇元老，正式离开了曾国藩投到骆秉章的麾下。

第三十二章 圣谕令湘勇援鄂，曾国藩却称暂缓 351

“驰赴湖北”是圣谕中的用语，可见咸丰是多么渴望依靠湘勇以拯危局。可是，曾国藩却横下一条心，水军未成决不与太平军正面作战。为此，他煞费苦心地上奏朝廷此时湘勇不宜出省作战的理由。这样一来，曾国藩就把自己的座师——湖广总督吴文镕推到危险的第一线。

第三十三章 韬光养晦的曾国藩成了焦点人物 361

王鑫终于把话挑明要自立门户，湘勇的第一次分裂成为事实。江忠源病倒，安徽又陷危局，大清朝廷上下的目光又聚焦到湘勇身上，曾国藩想躲都躲不过去。他只能施展文辞功夫，期望多为湘勇的壮大争取一些时间。如此示弱胆怯，招来咸丰的一顿讽刺挖苦。

第三十四章 曾国藩和咸丰较上了劲 372

咸丰的申饬圣谕到了衡州，曾国藩感到空前的压力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他含毫命简，给朝廷陈上《沥陈现办情形》折。这可能是他在练勇期间上得“最硬”的折子，不但绵里藏针，甚至不再顾及皇帝的面子。可是，咸丰主意已定：要价通通答应，但曾国藩必须出兵。

第三十五章 时局陡然大变 384

此时的时局，却又陡然生变。太平军北伐的部队打到了京城的门户天津，西征的部队又把安徽、湖北搅得天翻地覆，江忠源、吴文镕、唐树义接连战死。为保湖南，骆秉章只能指望王鑫。而此时曾国藩的湘勇水陆两军已达一万七千之数。恶虎要出笼了。

第三十六章 狂风暴雨里出征的水师船队 391

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，亦即 1854 年 3 月 13 日，是曾国藩和他的水陆湘军出征的日子。长江江面战舰密布，大雨倾盆。骆秉章心神不定，徐有壬小声嘟囔道：“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等着看热闹吧。”不知他这话是在说太平军呢，还是在说曾国藩。

附录一 本书要员录 403

附录二 近代史小常识 410

第一篇

乱世母喪

心路彷徨



第一章 曾国藩的奔丧路

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，余行抵安徽太和县之小池驿，惨闻吾母大故。……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余里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，仍走旱路，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，即行雇船。计由黄梅至武昌，不过六七百里，由武昌至长沙，不过千里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。一出家辄十四年，吾母音容，不可再见，痛极，痛极！不孝之罪，岂有稍减之处？

——摘自《曾文正公全集·家书·字谕纪泽儿》

巡抚签押房中的密谈

八月的武昌，正是一年当中最为热闹的时期。湖北位于长江中游，北接河南省，东连安徽，东南则是江西，南靠湖南，西北邻陕西，西为四川，而武昌又正是湖北省城所在地，地处水陆要冲，南来北往，亦不管走水路还是陆路，都休想绕过武昌。

咸丰二年八月十三日（1852年9月26日），湖北巡抚衙门的签押房^①里，湖北巡抚常大淳，正在和一位路过武昌回籍丁母忧的朝廷重臣，商谈着军政要事。

这位即将归籍的朝廷重臣正是当朝赫赫有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。

曾国藩籍隶湖南湘乡，丁忧前系礼部右侍郎，兼署兵、工、刑、吏各部侍郎。

曾国藩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。生于嘉庆十六年（1811年）。二十岁入县学，二十四岁中举人，二十八岁中进士。钦点翰林，散馆授检讨。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，九年七迁，连升十级，是同榜中升迁最快的一位。在他升至正二品时，比他早两年入仕的胡林翼，则刚坐到从四品知府的位置。曾国藩素有文名，官声亦好。

曾国藩是在典试江西途中收到母歿凶信的。

大清官制，无论满汉官员，亦不管在何地办差，只要父母亡歿，须马上交卸公务

^① 旧时官府中主管长官的办公室。

离任回籍守孝。汉官无论京官还是外官，都要守制三年。满员则宽松些。在京八旗文武各官，持服百日即可入署办事；外任旗员丁忧，百日后，须重新进京引见，酌量委用。

满官的特权，一目了然。

曾国藩当时刚走到安徽太和县境的小池驿，得到母亲病歿的消息后，连夜向随员交卸公务，改服奔丧。因沿途有太平军人马往来截杀，只得取道黄梅县，觅舟未得，乃乘小船渡江。行至九江府城，雇舟溯江西上。依曾国藩本意，不在中途耽搁，亦不与地方官员见面，直趋故里。哪知刚到武昌，湖北巡抚常大淳却早已等候在这里。

常大淳生于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比曾国藩整整大了十九岁。常大淳是湖南衡阳人，字正夫，号南陔。太平军起事，广西、江西、苏皖乃至湖广，遍地烽火。官声尚好的常大淳调任湖北巡抚，抵任尚不足数月。常大淳既是曾国藩的长辈，又与曾国藩同籍，于情于理，他都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。

到签押房落座，茶摆上来后，常大淳屏退左右，摸着自己的花白胡须说道：“涤生啊，洪逆由道州窜出，直扑桂阳。程制军^①统率督标^②援湖南长沙。现在大清上下最怕长沙有失，可我最担心的却是湖北。两湖兵力都集结到了长沙，湖北怎么办？武昌怎么办？您署过兵部侍郎，得给老哥出个主意啊！”常大淳口中的“程制军”指时任湖广总督的程裔采。

曾国藩叹口气道：“中丞^③大人，我路过宿州，曾去看望周制军。”

常大淳一愣道：“涤生，您是说见了周天爵？朝廷不是命他与安徽巡抚蒋文庆共治防务吗？他不在省城安庆练勇，到宿州干什么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中丞大人有所不知，周制帅明着是与蒋文庆共治防务，实际只管安徽的团练。蒋文庆对团练并不看好，既不准团练驻在城内，还截留团练自募的饷银。周制帅一赌气，便打着养病的旗号，带勇回了宿州原籍。我见到他老时，他的团练已扩充到五千人，很有气象。据他老讲，要想彻底剿灭粤匪，必须多练兵。他老准备在年底把勇丁扩充至一万人。”

常大淳笑道：“周天爵这个常败将军，他的野心倒是蛮大。涤生，周天爵募了这么多勇，他的饷银是怎么解决的？”

曾国藩说道：“蒋文庆给他出一些，他自己又劝了一些。中丞大人，我对周制帅的做法并不是很赞同。我没有募过勇，募勇的实在情形我不甚清楚。但我离京前，曾和江岷樵函商过团练的事。”曾国藩口中的“江岷樵”，指办团练颇有心得的江忠源。

① 明清时总督的别称。又称制台、制帅。

② 清朝总督所辖部队的编制单位。一标有三营。

③ 古代官名御史中丞的简称。明清时用作巡抚的别称。

常大淳接口道：“就眼下来说，岷樵办团练是最成功的。听你这一讲，周天爵办团练也颇了得。涤生，岷樵是怎么看的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岷樵以为，团练不在团而在练，而周制帅则恰恰相反，以为团练团练，无团不练。”

常大淳点头道：“周天爵与江岷樵说得都在理。不瞒您说，我虽到任不足数月，但已经四次巡察防务。您想知道目前武昌有多少防兵？岳州有多少防兵？”

曾国藩犹豫了一下说道：“粤匪虽扑犯湖南，但随时可以窜犯湖北。犯湖北，必走岳州。武昌防兵多少姑且不管，岳州起码得有五千以上。”

常大淳冷笑一声道：“湖北若有失，全系程裔采一人之过。朝廷放他来总督湖广，是大错特错啊！您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，他姓程的督军去援长沙，才给岳州留了多少防兵——不足一千人！”

曾国藩瞪大眼睛问道：“岳州虽小，却干系武昌安危。程制军不可能不知道！防兵不足，他老可以奏请朝廷从邻省调兵啊！”

常大淳叹口气道：“我奏请陕甘援鄂，但上不准。而这时，岳州王万里又趁机聚众闹事，一日夜便击溃官军，将岳州占据。我从各处调兵不至，无奈之下，只好临时札委回籍养疾的御史吴士迈，在巴陵募水勇千余，会同溃兵，大量征集民船，扼土星港设栅。”

曾国藩大惊道：“中丞大人，您老着吴御史在土星港设栅，往来商船怎么办？不是都被堵住了吗？”

常大淳道：“已经顾不得这些了。就目下之局势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涤生，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您和陕甘总督舒兴阿能不能说上话？”

曾国藩摇头道：“我一直居京，和地方督抚素无往来，和舒兴阿更不熟悉。何况，欲从陕甘调兵，非朝廷有旨不能办到。中丞大人，涤生以为湖北的防务还应该立足于湖北。我认为您札委吴御史练水勇这件事办得好。”

常大淳道：“兵力还是有些单。湖北藩库也拿不出更多的银子啊！靠藩库办团练，终非长久之计呀！我适才就想，如果湖北也有一两个周天爵、江岷樵该多好啊。”接着，他话锋一转说：“涤生，您回籍后，打算怎么办？”

曾国藩忧伤地说道：“老母病时，我身为人子，本该在床前伺汤奉水——可我，不仅没有守在床前，竟然连老母的最后的一面也未得见到！我只有结庐守孝，以期补救于万一！”曾国藩话毕，眼里流出泪来。

常大淳忙道：“涤生快节哀止泪。您的苦处，天下人都知道啊！老哥也同您一样，老母病歿时，也未守在床前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老哥也心痛啊！”

常大淳的几句话，把曾国藩又说得伤心起来。

这时，一名师爷手拿一封公函匆匆走进签押房。与常大淳、曾国藩见过礼后，师

爷把公函递给常大淳，叹口气说道：“又是岳州的函件。”把公函交给常大淳，师爷满脸无奈地低头走出去。

常大淳把函文看过，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说道：“吴御史累催粮饷，全不考虑我的难处。现在，又拿遣散团练相要挟。抚标^①已经欠饷两月，库里大部分饷银都被程制军提走。涤生啊，老哥现在真可谓度日如年哪！”

曾国藩一看常大淳的表情特别无助，脑海中竟倏地闪现出这样四句话：

千山红树万山云，把酒相看日又曛。
一曲离歌两行泪，不知何地再逢君。

静了静，曾国藩这才想起，这是唐代韦庄与友人李秀才分别时写的一首诗。怎么偏偏想起了这首让人伤感的诗？曾国藩甚觉奇怪。

曾国藩虽未与常大淳共过事，但对常的为人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常大淳性素仁柔，小事不含糊，大事甚糊涂，对部属尤其宽厚，是大清国出了名的好好先生。

常大淳见曾国藩默言无语，忽然又道：“涤生，您居京多年，可否遇到过或听说过懂兵事的大才？老哥现在身边乏人，若有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老哥当重金相请。”

闻听此言，曾国藩沉吟许久才道：“两湖的人物，您老应该比我清楚啊！据涤生所知，湘阴丁忧翰林郭筠仙，孝廉^②左季高，湘乡罗罗山、刘孟容，都是当世一等一的人物啊。”筠仙乃郭嵩焘字、季高乃左宗棠字、罗山乃罗泽南字、孟容乃刘蓉字，这四个人都是曾国藩的老友，并在日后的湘军集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常大淳摆摆手道：“涤生啊，恕老哥直言，您提的这几个人，除郭翰林之外，都不足道。郭筠仙丁忧不足两月，他是肯定不能出来的。我的那位左同乡呢？眼空无物，最好大言。至于罗罗山和刘孟容，两个人直到现在还都是县学生。八股文章都写不好的人，能有什么真才实学呢？涤生啊，能不能从您的同年里头，替老哥请个人过来？”

曾国藩低头想了想道：“我的同年，没有赋闲的呀！何况，两榜^③出身的人，未必就懂兵事！”

常大淳吧嗒了吧嗒嘴，沉思了一下道：“涤生啊，我以为，其实粤匪本不足惧，最让人担心的倒是地方的土匪。这些人，啸聚时为匪，散开后是民，令官府防不胜防。”

① 明清时巡抚直辖的军队。

② 汉代设立的察举考试中的一种科目，后来，变成明清两朝对举人的雅称。

③ 清代，会试即进士考试，乡试即举人考试，分别称甲榜、乙榜，合称“两榜”。